

洛谢夫与巴赫金美学思想的比较

刘 崧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作为 20 世纪俄罗斯苏联时期两位著名的人文思想家, 其主要哲学和美学思想都大致形成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关于文艺复兴美学, 洛谢夫与巴赫金之间存在过显在对话; 不仅如此, 二者的思考方法不论是对立之处还是相似之点都可做一比较, 从而看到两位影响西方学术界的神话式的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巴赫金理论探索的出发点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 而洛谢夫的思想体系则整体上体现出俄罗斯人文精神秉持的“整体知识”理念。

关键词: 洛谢夫; 巴赫金; 美学; 对话理论; 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20 世纪, 人类的一切艺术价值都从不同的方法、层面和视角等得到多种阐释, 也包括无尽释义的情况。在当今的后文化时代, 先进的人文学科学家们所进行的美学等学科也有被神话化的倾向, 而对艺术本质的具体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把当这种情况引入可以接受的正确轨道。洛谢夫和巴赫金这两位苏联时期思想家对人类价值和存在本质的思考通过其美学思想得以体现。

巴赫金(М.Бахтин, 1895—1975)著名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世界知名的符号学家, 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苏联 30 余年的被迫沉默之后, 60 年代成为“20 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 轰动西方, 我国的巴赫金研究热潮也已持续十余年; 洛谢夫(А. Лосев, 1893—1988), 俄罗斯哲学家、语文学家, 在古希腊美学史、语言哲学和宗教哲学、艺术美学方面建树丰厚。洛谢夫 1915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与许多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交往密切。1929 年, 他和妻子秘密剃度为修士, 1930 年因《神话辩证法》的出版问题而获罪, 被判 10 年苦役, 后因高尔基妻子等人的斡旋, 1932 年被释放, 但 20 余年未得发表著述。作为俄国最后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 他的著述文稿不但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并且其创作力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 20 世纪 60 年代洛谢夫的著述开始不断出版, 这堪称俄国人文科学史上的一个传奇和神话。长期以来洛谢夫被俄国和西方作为“俄罗斯精神传统的捍卫者”而得到持续关注 and 广泛研读。

洛谢夫的思想建构体现了俄国人文精神所固有的“整体知识”的理念和理想, 力求达到对感性世界的完整认知。他的美学理论借鉴和发展了西方人文思想史中辩证理性的知识和方法, 其理论探索延展到神话学理论、语言学理论、现象学和辩证法、音乐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思想等领域。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 洛谢夫转向美学史的研究, 并开始讲授美学学术史。60—80 年代他完成并出版了 8 卷本的《古希腊美学史》。无论是从内容上

还是从资料占有量上讲，这部著作都是独一无二的。1978年洛谢夫出版了《文艺复兴美学》，期间他也撰写了许多文章，包括为哲学百科词典（1960—1970）撰写的相关词条。洛谢夫的美学思想探索历时60余年。“在俄国和世界美学史上，洛谢夫的理论都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他是一个具有广泛的精神和智识视域的思想家。他能够把欧洲传统美学各个主要历史阶段，包括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及现当代的本质直觉和思想发现与20世纪美学意识探索，通过自己独特的现象学辩证法加以融合，从而展现了人类文化和生活中审美经验的现实性和不可超越的意义，并且为之找到了具体的解决途径和分析方法。”（В.В. Бычков 2009：60）

19世纪20年代，洛谢夫除了写作一些关于音乐和音乐剧的文章来记录自己对于戏剧的感受之外，他还撰写了专著《体系美学研究》。直到1927年，这部著作的第一部《艺术形式辩证法》才得以出版。在这本书中，洛谢夫从现象学和辩证法的角度阐述了艺术的本质特征。洛谢夫美学方面的主要著述有：《柏拉图的艾洛斯》（1916）、《古代的宇宙和现代的科学》（1927）、《普罗提诺关于数的辩证法》、《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1928）、《神话辩证法》、《古希腊象征主义和神话概论》（1930）、《历史发展中的古希腊罗马神话》（1957）、《古希腊罗马音乐美学》（1960—1961）、《美学范畴史》（1965）、《符号问题和音乐艺术》（1976）、《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1978）等。在这些美学专论或学术史的研究中，洛谢夫的理论观点得到充分完全的阐述。

如果认为巴赫金的思想凸显了“外位性、复调、时空体、狂欢化”等概念，而“名谓、数、神话”是洛谢夫认识世界的主要视角，但是如果说二者完全不存在共性和交叉似乎有些绝对。因为对立本身就是一种对话，正如巴赫金在1961年笔记中所言：“两个表述在时间和空间上可能相距很远，互不知道，但只要从涵义上加以对比，便会显露出对话关系……。对某个学术问题的研究历史的任何综述，都要进行对话性的对比，对比不同的表述，也对比那些相互间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学者。”（巴赫金 1998a：333）

2 二者关于拉伯雷的显在对话

洛谢夫的《文艺复兴美学》中，与巴赫金的《拉伯雷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存在对立的观点，其中有一节专论拉伯雷，洛谢夫似乎对拉伯雷的评价不高，并且措词委婉地提到巴赫金，他说，“拉伯雷充满兴味地描述的那些齷齪的东西的确是文学中从来没有过的。如果现实地理解它，那么这只是一种令人反感的美学。但如果把它理解为现实主义有点令人匪夷所思，因为它“虽然也有自己的逻辑，但却是令人反感的。我们可以从不多的例子中举出几个。作为其中之一我们可举巴赫金那本著名的关于拉伯雷的书，但我们不要把自己和这位研究者的文学理论观点联系起来，这些观点对我们来说常常是有争议的，有时还会不可思议地被夸大。”（А.Ф.Юсцев 1978：587）

洛谢夫认为拉伯雷笔下充斥的低俗肉体 and 物质并不能代表文艺复兴美学的精神，而是证明了时代精神的衰落。洛谢夫反对巴赫金歌颂拉伯雷和他的低俗美学这一点，他认为，从对人的低俗生理行为描写到向全世界大喊“喝吧！畅饮吧！畅饮吧！”体现出拉伯雷的肠胃崇拜和对性的后现代式的颂扬，这似乎要毁灭掉健康的人类理想，不但是贬损了它，而且脏污了它。而巴赫金恰恰也是看到了这种衰落，他之所以如此描写是对这种种腐化和衰落本身而不是造成腐化的机制感兴趣，似乎从中看到一种思想独裁体系的消解。巴赫金认为笑的功能具有两面性和模糊性，民间狂欢节庆仪式上的笑抨击了经院哲学，恢复了关于生命的尊严。

巴赫金从民间文化的巨流中看到拉伯雷的价值，而洛谢夫是从普遍社会学和文艺复兴精神的角度对拉伯雷的创作进行评价。处于中世纪晚期的拉伯雷的创作预示着文艺复兴的脚步临近，是有其特殊文化意义的，但洛谢夫不能接受巴赫金从这些低俗之中看到如此重大的意义，虽然他也并非绝对认可文艺复兴的崇高理想。

3 洛谢夫美学与西方哲学

20 世纪初理性主义的危机首先体现在文化中，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以及那些所谓的“生活哲学”以及现象学等学派应运而生。而在俄罗斯，这种理性的危机体现在它的宗教哲学以及象征主义、颓废派的创作和思考中。洛谢夫也受到理性立场两重性的困扰，也许这决定了他的悲剧。人不等于理性，但是没有理性人又是什么？他从柏拉图主义的立场来理解理性并非偶然。柏拉图的教父学传统认为，智慧高于灵魂。理性对于洛谢夫来说是自我认知的极限，理性高于一切逻辑，而理性和非理性、宇宙和混沌之间的界限，人应该和能够把握的界限对他来说是最大的问题。最后洛谢夫把这些理性的哲学科学分析归结到对于基督教文化来说极为传统的对艺术创作的理解，就如同中世纪的圣像画家和作家认为自己是为神的力量所掌握的中介者——这恰恰与俄罗斯 20 世纪的象征主义宗教美学的代表们极为相通。不同的是象征主义者和宗教思想家们关注的是审美现实的宗教本体论层面，而早期洛谢夫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艺术的现象学层面。这也导致他把艺术视为透视个体现实性的棱镜，即透视整个人类个性灵魂——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接受主体——的一切审美经验的精髓。艺术是人本身一种独特的、个性化的创造性认知方式，通过它可以达到对存在、现象和对象的认知。因为不论艺术描写了什么，它总是要描写人和人的心灵，根据心灵体验的客观性可以看到艺术作品的本原和深层。他认为，艺术是引起我们对世界的深层认知的东西。在洛谢夫看来，世界充满了思想和意义，而且一切思想都应该有其外在体现，有其体现的方式，他的美学理论探索正是由此展开的。通过胡塞尔现象学、独特的象征理论和辩证法方法，洛谢夫打通了哲学美学理论和语言学、神话学、历史学、文化学研究的壁垒，使之成为一个贯通的科学体系，从而达到对于与人类精神生活、历史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核心问题的本质认识。

对于洛谢夫来说，辩证法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哲学思考方式。但他也指出，只要是真理就会有人怀疑。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使用辩证法的精髓，因为它是哲学意义上的思维方式，不是狡猾的诡辩论。洛谢夫首先强调，真正的辩证法永远是直接的认知。在《古希腊宇宙和现代科学》一文中，他就认为古希腊宇宙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辩证的结构，名和数这些事物范畴的辩证结构正是古希腊宇宙的重要特征，“辩证法是一种作为存在的‘形’的（普遍的，基本的）逻辑结构，这种存在是独立自足的，所以此结构具有绝对普遍性，包含所有可以想像的存在类型，因为一切非形式、非理性、非逻辑都处于与纯粹‘形式’的永恒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А.Ф.Лосев 1993: 73）洛谢夫在《名谓哲学》的前言中系统论述的辩证法之于其理论建构的重要性，不但从四个方面论证的辩证法作为唯一真正可能哲学思维方法，基中也不乏与巴赫金语言哲学的交往理论相对立的观点：“至于说名谓就是生活本身，只有通过词语我们才能和人以及自然交流，以其无限可能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性的一切最深刻的本质无不建立在名谓之上，如果对这些思想予以否定——就意味着不仅会陷入反社会性的孤独，而且会陷入反人类、反理性的孤独，导致非理性”（А.Ф.Лосев 1990: 14）这句话似乎是对巴赫金语言哲学中的对话主义的一种肯定性回应。

对上帝临在的直觉和对人类现实生活的关注是俄罗斯思想和哲学的两大基本特征。巴赫金的美学具有人类学的视角，其中的对话理论、作者问题以及狂欢化诗学基本是都体现了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消解，从对展现生命意义的丰富性角度看巴赫金的感性是与洛谢夫的理性相对立的，但洛谢夫对理性的态度也具有双重性，尽管在《艺术形式的辩证法》中他开宗明义，指出这是适用于美学领域的抽象逻辑，其任务就是建立一个范畴体系，揭示艺术的逻辑构架。但这只是美学的一个抽象阶段，是第一个阶段，他认为“社会学”才是更重要的阶段，是“活的艺术的真正本质”——洛谢夫早期的理论不论是神话学、语言学、名谓哲学大多涉及社会学的视角。

4 洛谢夫哲学美学的基础与神话概念

西方美学开端于古希腊哲学思想，美学是古希腊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洛谢夫的哲学思想体系是以古希腊新柏拉图主义为基础的，古希腊神话为其美学思想的阐释和展开提供了很好的范式和基础，甚至神话理论贯穿他的整个思想探索过程。在古希腊文明赖以产生的史前文化中，神话“占有特殊的地位，它起到解释系统的作用。它是史前人类的‘哲学’、‘美学’或‘科学’，（人们）以神话的形态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人际关系、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关系等”（范明生 1999：56）。洛谢夫对古希腊美学的研究就是建立在把美学、哲学与神话学视为统一整体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哲学、神话、美学是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思考的”。（А.А. Тахо-Годи 2009a：14）神话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就是“形”的体现，也就是抽象的思想在意识层面的体现。也就是说在一切有意义的现象之中都潜在地包含着它“同等完整的体现”，他称之为“原型”（类似于“原始状态”、“原初形象”等），在艺术作品的创造和理解过程中不断进行着具体艺术形式和这个原型的比较，但是这个原型正是存在于这种艺术形式之中，潜存于被表现的有意义的现象之中，实际上它正是艺术作品的目的，就像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代表普罗丁当时所说的“内在的形（эйдос）²”，拜占庭圣像崇拜者斯图底的德奥道罗所说的圣像“原型”（первообраз），或东正教所说的“圣容”（лик）——德奥道罗认为，在基督的圣像中甚至比面对耶稣基督本人所看到的“原型”体现得更加清晰。这里所说的是一种理念的“原型”，它在艺术作品之外存在，只是在其中得到更加一致的体现。

洛谢夫的辩证法与神话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辩证法就是神话，神话也是辩证法。通过这个判断神话被具体化了，辩证法也被形象化了，具有了个性化的内涵。洛谢夫神话观念也是源于柏拉图的辩证法思想。因为充分掌握和运用了辩证法，洛谢夫可以在它与相关现象一致的基础上赋予神话概念以普遍性的特征，创建了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神话类型体系，建构他的绝对神话理论原则。我国学者陈中梅认为，神话（秘索思，mythos）和逻各斯（logos）是研究西方文学与文化的两个“元”概念，这两个概念更适合阐释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发展路径，这一观点在洛谢夫那里得到深入的发展和体现。和维特根斯坦相似，洛谢夫虽然十分关注结构，但他并未放弃对真理的神秘感知，他认为语言之外应该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存在。这一点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神秘主义”有一定的相似性，“‘逻辑’神秘主义不是一套思路十分清晰的理论，它用逻辑的技巧布设迷阵，又用神秘的诗化使人产生似是而非的感觉”。（陈中梅 1999：480）但这种逻辑神秘主义是真正接近真理的一种努力和尝试。而洛谢夫哲学同时也是基于对逻各斯的冥思，与胡塞尔所主张的“回到事情本身”具有相同的意指。对洛谢夫来说，真理是在完整事物的辩证图景中揭示出来的，它已然存在，只需揭下使它看起来含糊不清的遮盖物。但洛谢夫理论框架中的辩证法却有着对西方哲学传统意义上的辩证法的革新和反驳。从《艺术形式辩证法》一书可以看出，洛谢夫借用毕达格拉斯哲学中的一个术语四元组或四段论（тетрариада）取代黑格尔的三段论（триада）。他加入第四个部分是为了避免把辩证法理解为抽象结构，这种四元组的逻辑分析模式成为洛谢夫对艺术形式进行思辨的基础。

神话思维并不是一种低级思维，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它在表达人类的情感和思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洛谢夫的神话理论在哲学和神学领域都是独树一帜的，它打破了一切原有的与神话概念有关的虚假的原型，在近代人文科学领域里产生的一系列神话观念中显得标新立异。与大多数已知的神话理论不同，洛谢夫的理论是建立在对于神话这一现象的宽泛视角之上的。洛谢夫把神话理解为个性存在和个体意识中一个必要的不可分割的范畴。出于他对现实的理解，神话涵盖了把人格功能化的一切领域，因此他认为离开神话去谈那些所谓的纯粹的、去神话化的科学、政治、经济等的做法都是荒谬的。而巴赫金则能够在完整的社会空间中听到各种声音，洛谢夫在辩证法的框架中看到作为具体存在的神话。

5 巴赫金对话美学与辩证法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概念是基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对立这一传统观点，在理解“他者”和“我-你”关系时，他借鉴了后新康德主义价值论和人格主义¹的“参与思维”。这个理论提出了作为认知真理的两种方式——对话和独白的对立。“其实，‘对话’形式并非巴赫金的首创，早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就已出现。‘对话’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在康德的二律背反中就已得到运用。后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又发展了这种思维方式，然而，只是到了巴赫金，才首次把‘对话’作为一种语言哲学方法，全面地运用于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考察。”（萧净宇 2001：63）柏拉图对话体的哲学论式从源头上体现了崇尚非功利性的哲学研究的传统，他们以自由的形式从自然中思考生命和宇宙的本质，但自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西方开始了漫长的以基督教神学为主导的时期，虽然神学研究内部也有争论和斗争，但整体上是独白性的，康德的二律背反和黑格尔的辩证法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人类认识真理的道路上思维方式的革新，也体现了对于认识真理本质的时代特征和需要。与此相应，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哲学由于意识到了理论和活的生活之间的对立，于是产生了对话和独白理论。在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一书中，对话成为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谈到这本书，也不能不提到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内在关联。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维亚·伊万诺夫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些文章的影响，而洛谢夫也正是视后者为导师（А.А.Тахо-годи, Е.А.Тахо-годи 2003：129）。在同时代的人文精神氛围中，这些巧合并不奇怪，而思想的对话和观点的碰撞则更具意义和价值。

巴赫金认为在独白聚合体中认知领域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其中只有认知者的意识，它就是“笼统的意识”、“绝对自我”或“绝对精神”。唯心主义的抽象认知属于一种意识，但它不能深入阐明认知者本身是存在这一事实，所以它原则上是独白性的。从这个角度看洛谢夫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是独白性的。

巴赫金把对话和辩证法作为不同的对整体进行认知的样态对立起来，他反对关于陀氏小说中存在一致的精神之路的辩证思想，因为“作者不是在精神领域而是在客观社会现实世界中描写矛盾，即思想体现为肉体，变成主人公个人的立场；对此，俄国文艺学家鲍恰罗夫有明确的断言：“巴赫金本人是本能地与黑格尔精神格格不入的，并且，与黑格尔式辩证法的争论会深深印入他的世界观基石之上。”（С.Г.Бочаров1993：82）他的这种断言是基于恩格哈尔特（Б.М.Энгельгардт）²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一文（1924：71—109），该文依照黑格尔的观点将作家的世界解读为一种统一的精神辩证法的形成过程。鲍恰罗夫引述巴赫金的观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视界原则上不是生成的过程，而是共时和互动的状态，也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在精神世界里，而是在社会客观现实中发现多种声音和矛盾的。陀氏小说的内部世界不是在时序中，而是在空间中展开思考，几个主人公的个性和思想、立场同时并存，形成对照，因此巴赫金十分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立体时空建构，在特定的时空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不同时间的东西放在同一进程中，并戏剧性地加以比照。“在每一种声音中都能听到两种争论的声音”——这一点对于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个性来说是一个创新。

后来巴赫金关于辩证法和对话关系的思考不再诉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思维，而是超出这个领域。他把人的思维方式分为对话和独白两种情形，并认为辩证法是抽象的，是只局限于一种意识的对话的产物。“在对话中去掉声部，去掉音调（个人情感），在活的话语中可以听出抽象的概念和判断。这些都纳入一个抽象意识就得到辩证法。”（С.Ю.Данилин.<http://deskriptor.livejournal.com>1）根据巴赫金的逻辑，辩证法产生于对话，并且要在更高层次上回到对话（关于个性的对话）。在一次谈话中巴赫金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骗人的，正题并不知道反题排除了它，而综合这个傻瓜也不知道排除了什么。由此可见巴赫金在源头上就具有把自己的哲学思考具体化和应用于社会现实的意识，体现出鲜明的人格主义和

倾听他者声音的倾向。巴赫金的学说对西方后结构主义学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包括法国的克里斯蒂瓦。

巴赫金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对巴赫金来说，真理不是给定的，而是处在认真行事的个体之间的对话之中，“真理……产生于共同寻找真理的人群中，产生于他们对话交往的过程中”。他在《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中说，认识物与人是两个极端，前者是纯粹死的东西，能够被认识者单方面的行为彻底揭示出来，而对人的认知则是“关于上帝在场中的上帝的思考、对话、提问、祈祷”（巴赫金 1998：1）。洛谢夫的哲学探索虽然具有严密的逻辑形式，也并没有拒斥对于上帝在场的直觉思辨，例如他的名谓哲学就是与俄国 1910-20 年代神学乃至哲学界赞名派³与反赞名派所引发的持久争论的命题相关的理论探索。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形容的那样，作为认知前提和第一直觉的基督教神话是两位思想家学说的基础。

6 洛谢夫与巴赫金美学思想中的现象学因素

现象学是胡塞尔为形而上学研究提出的一个独特的思考方法和理论视角，认为严密科学哲学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直接显现的、确定不疑的出发点，主张“回到事情本身”，而回到本身的方法就是“悬置”，即所说的“现象学还原”。胡塞尔的现象学对俄国语言学和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语言哲学，随着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成为科学认识的对象，而语言学既与人文科学相通，也与自然科学相通，这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不但洛谢夫和巴赫金关注到胡塞尔的理论，雅各布森也曾坦承自己受到现象学的影响。

巴赫金反对在人文领域的探索中混入自然科学的方法，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等，也就是不喜欢像人文科学的某些理论把概念、关系体系化。巴赫金终其一生都在关注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问题，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因此现象学的方法才能真正达到对人的存在的理解。言语行为理论是巴赫金对语言哲学做出的特殊贡献，这一学说的视角实际上是突出了具有个性人格的人作为认知客体的特征。他的理论出发点是把人和物区分开来，认为对个性的认知不能像对死的物一样，而对话就是认识个体的人所必须的与他者交往形式。这一理论中巴赫金关注了一系列心理现象和事件，所涉及的术语也是彼此之间高度关联的，例如事件、他者、话语、复调、对话、文本等。相对于现象学来说，巴赫金则把它从意识理论层面转向语言层面。从第一部著作《论行为哲学》开始，巴赫金始终反对过度的理论化，批判理性主义的错误，这或许也正符合胡塞尔所强调的“回到事实本身”意旨。同时也指出关注交往的行为哲学不必担心会陷入心理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旧路，行为理论既不是非理性的东西，也不包含主观心理的东西，而是大于理性的，负责任的。（巴赫金 1998b：31）理论世界是一个概念、命题、思想、结论的世界，但是人并不能把依据理论论点和转换自己的行为来创建自己的生活，而人的行为另有所依凭，这就是现象学所关注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主题。这个世界对于存在其中的每个个体的人呈现的面貌都是不同的，充满意义和价值的一个人的世界就是它的全部。“研究者不可以‘建立关于这个世界的普遍纲要、概念、原理以及规律’，他只有一个选择——创建一种关于这个行为世界的现象学描写。”（Г.М.Кучинский 2007：153）对巴赫金来说，存在-事件不是行为所创造的世界，而是行为在其中认识并实现自身的那个世界。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人的参与思维决定了行为的产生和相应的其他思维。巴赫金之所以关注和研究了各种对话，也是把对话视为认识作为与自性相一致的个体的重要方式。胡塞尔现象学试图解决精神和语言的关系问题，认为思想高于语言，但是“巴赫金的主体概念放弃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模式，胡塞尔的认识论哲学反思不是针对现实中人的主体性，而是研究绝对的主体性，即让绝对知识有据可依的主体性。”（玛娅·索波列瓦 2015：281）强调要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考察自己和他人的感受，认为每一个说话的人都是“意识形态学家”。巴赫金的对话交往语言哲学理论兼有现象学、语言分析和阐释学的特点。巴赫金人类通过言语来表达自己，从而建立了个人生命的个体性、交互行为的社会性和外在世界的客观性之间

的多面转型联系。

现象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与洛谢夫的哲学思维非常契合,但洛谢夫的学说有很多方面与纯粹现象学和纯超验主义的方法有所不同。他指出了自己的现象学辩证法与胡塞尔哲学的区别——不只是描写客体,而且要呈清其内涵,客体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辩证的陈述中得以显现的;不只是单纯从各个方面描述客观存在的意义,而且要体现出它们之间的联系、结构关系和自我生成过程。现象学方法的核心概念是来自柏拉图学说中的“形”,洛谢夫甚至说,本质就是“形”,尽管这个定义并不全面,但是他认为只有在象征和神话中,本质才能被充分理解,而这正是名谓。在自己的《名谓哲学》一书中,洛谢夫严谨地考察了那些只有形而上学或心理学、形式逻辑以及其他自然主义方法或以之为基础的范畴。关于名谓更加丰满和完整的定义当然包含了工作表中所列的一切情形,这是一个充分展开的成熟完备的体系。而当名谓过渡到异在领域,就会产生更复杂的定义,这时本质的定义走向沿显现程度的坐标而衰退。“名谓是第一实在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接下来的只能是从这个高度跌向异在的深渊。它无论是对本质,还是对异在的本质来说都是最高的唯一的终极的目的。……这是两种本质,第一和第二位本质的分水岭。”(А.Ф.Лосев 1990: 137)洛谢夫并没有停留在胡塞尔的思维框架内,他把名谓的辩证法作为纯粹的形式逻辑加以推演,显然和胡塞尔最初把现象学用来针对意识提出不同,洛谢夫把现象学主要用于思维现象。

7 结束语

俄罗斯学术界在关注两位思想家理论体系的特点时诉诸视觉和听觉属性来概括二者的对立和比照,认为洛谢夫的学说是视觉性的,而巴赫金的学说是听觉性的,因为后者常用“复调”、“杂语”、“对话”等具有听觉特征的术语,他曾经说:“我完全听得出各种声音以及它们之间的对话关系”。洛谢夫始终强调辩证法作为思维活动和哲学思考方法的普遍属性,认为辩证法是“唯一正确和全面的哲学方法”,是“能够全面掌握活生生的现实的唯一方法”,(А.Ф.Лосев 1990: 12)是全面观照现实的科学方法,正因为这是一种观察方法,所以有人说洛谢夫在阐释自己的体系时总是诉诸视觉特点。如果说洛谢夫认识真理的核心方法是“辩证法”,而巴赫金理论的精髓则是“对话”;总体而言,巴赫金理论探索的出发点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而洛谢夫的思想体系则整体上体现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一致性。

附注

1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法国、美国以及俄国得到普遍发展的哲学流派,提出个人的精神实体是存在的基础。参见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словарь) 1996.С.367.

2 恩格尔哈特(1887—1942),俄国文学评论家。

3 赞名派(имеславие)是20世纪初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的一个派别,认为上帝的一切本质和不可穷尽的特征都存在于神的名谓之中。由此,围绕名谓是否是本质能量或纯粹现象的载体这一问题引发一场影响极大的争论。赞名派和反赞名派的争论最终并未从东正教理的角度得到解决,以致于后来这场争论持续并扩展到哲学领域。

参考文献

- [1]Бочаров С.Г. Об одном разговоре и вокруг него[J] //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1993. №2
- [2]Бычков В.В. Эсте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А.Ф.Лосева[А]. Институт философия РАН. Философия //России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20 века А.Ф.Лосев,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А.Тахо-Годи Е.А.Тахо-Годи[С].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9.

- [3]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словарь под завед.редакцией В.Г.Голубокова)[Z]. Москва: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6.
- [4] Данилин С.Ю. А.Ф. Лосев и М.М. Бахтин. Диалектика и диалог. <http://deskriptor.livejournal.com/1315.html>
- [5]Кучинский Г.М. М.М. Бахтин и феноме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личност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и история психологии. 2007. №1.
- [6]Лосев А.Ф.Философия имени//Из ранн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M]. Москва: «Правда», 1990.
- [7]Лосев А.Ф. Античный космос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наука[A]//Бытие. имя. Космос[C].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93.
- [8]Лосев А.Ф. Эстетика возрождения . Москва: «Мысли», 1978.
- [9]Тахо-годи А.А, Е.А.Тахо-годи, В.П.Тройцкий. А.Ф.Лосев—философ и писатель, к 11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3.
- [10]Энгельгардт Б.М.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татьи и материалы”[C], сб. II, под ред. А.С.Долинина, М. - Л.: изд-во “Мысль”,1924.
- [11]巴赫金. 文本 对话与人文(白春仁等译)[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a.
- [12]巴赫金. 论行为哲学[A]//《哲学美学》(晓河、贾泽林等译)[C].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b.
- [13]陈中梅. 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 [14]范明生. 西方美学通史·古希腊罗马美学[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 [15]玛娅·索波列瓦: 从现象学到语言学——关于米哈依尔·巴赫金(黄河清译)[A]//欧美学者论巴赫金(周启超、王加兴主编)[C].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16]萧净宇. 巴赫金语言哲学中的对话主义[J]. 现代哲学, 2001(4).

A Comparison of Aesthetic Ideologies Between A.F.Losev and M.M.Bakhtin

Liu Kun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Basically, the main ideas of A.Losev and M.Bakhtin were formed in the late 1920s. As important thinkers in philosophy, aesthetics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oth of them based their own works on the Silver Age. Their exploration of thoughts penetrated the entire period of the Soviet Union. Concerning Renaissance aesthetics, it seems that their theoretical systems are very different, however, there are dialogic relation in many ways in f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and traditional thinking, dialectics was the main feature throughout Losev's thinking and Bakhtin had commented on it; while Losev had objected Bakhtin's opinions for novel creation of Francois Rabelais. Both of their linguistic philosophies were influenced by phenomenology of E. Husserl yet took different ways when they constructed their own theories.

Key words: A.F.Losev; M.M.Bakhtin; dialogism; dialectics; Rabelais; phenomenology

基金项目: 本论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А.Ф.洛谢夫的神话哲学美学思想”(10YJAZH049)、教

育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基金资助“A.Φ.洛谢夫美学思想研究”（12JJD870001）以及2012年度黑龙江省高等学校青年学术骨干计划项目支持“A.Φ.洛谢夫的象征美学理论研究”（1252G04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锟（1971—），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与宗教文化、哲学美学。

收稿日期：2015-08-25

[责任编辑：刘 锟]